

牡丹江 玫瑰

性盲症患者的爱情

张天翼 著





Magic
Love

性盲症患者的爱情

张天翼 著

言出版集团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盲症患者的爱情 / 张天翼著.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086-8224-2

I. ①性… II. ①张…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8997号

性盲症患者的爱情

著 者: 张天翼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1.375 字 数: 198千字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8224-2

定 价: 4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目 录

001

等待戈黛娃夫人

她从幕布后面走出来。

我从未见过更美的乳房和胴体。

021

花与镜

我会一次次重新启动你，

等待你睁开眼，

听你叫：爸爸。

073

睡美人的梦

他是第二十七位

试图唤醒睡美人的勇士。

153

图书馆奇遇记

盗书贼回到藏书楼，

那里有个火热的姑娘

在等他。





201

性盲症患者的爱情

遇到你之前，
我眼里的人不分男女。



219

影子写手

真书与假书放在一起，
一个是花朵，一个是狗屎。



235

重逢的三个昼夜

分别了五年一个月零十天，
我将与你重逢。
而你对此一无所知。



321

自杀管理员

她寻找乐趣，
就像在被刀砍伤的创口里找子弹。



352

后记

来，
见见我的
秘密情人



卅

等待戈黛娃夫人

这个摄影作品展不用看介绍，在门口扫一眼就能提炼出主题：展墙上每幅一人高的照片里都有一具女性裸体，她们立在游泳池边和美术馆等地方，亮出胸前一道或几道刀痕。有些刀痕彻底替代了情理之中的丘陵；有些像风扫过沙地，留下破碎后再愈合的肌理痕迹；有些像刚把蛋糕上樱桃吞下去的嘴巴，紧紧闭合成一道锈红色缝隙，边缘不太自然地皱缩着。只有最靠门一张照片里的女性是完整的，她的姿势模仿英国画家约翰·柯里尔的名作《戈黛娃夫人》，赤身骑在马上，长发披在肩头和背上，马是死马，没有血肉，由铁丝把马骨架组合起来。

底下小牌子上白底黑字印出照片的名字：戈黛娃夫人与玛拿西。你们一定猜出来了，她是展览的中心，女主角。

三年前的某一天，天气晴朗得令人惊叹，她走进我的摄影工作室，是当天第一位顾客。助手事先敲门进来，看我是否准备好——我住在工作室最靠里的小屋，“准备好”的意思是穿衣洗漱——我从他的挤眉弄眼里猜到，她是那种得有超好运气才能见到的女人。不过等她进来，我还是吓了一跳。

摄影师们喜欢的人体跟一般人不同，就像画家们中意的缪斯，普通人未见得认为美，比如：鲁本斯爱画的姑娘粗腰肥腩，胸口像吊着两个壶铃，腰间肉棱层叠；雷诺阿的浴女的身体沉得要胀破画

布……而我喜欢鲜明的面孔和身体，那需要相当清醒、协调、有自我意识的轮廓线。

我什么都拍过：南乔治亚岛的企鹅交配、科罗拉多州的白头鹰迁徙、巴勒斯坦教派冲突、俾格米人狩猎祭祀，甚至还给餐馆（那种等位区也设置意大利沙发和香槟的高档馆子）拍摄菜单。在这个行当里干到第十年，我的一幅照片得了大奖，主题是津巴布韦一位弥留的产妇与她怀中的死婴（拍下照片之后的次日，我在她俩的葬礼上跪地痛哭，弄丢了隐形眼镜），这笔奖金足够我回到城市里定居下来，开一间工作室。我决定下半辈子只拍人。

三年前，那位女士就带着世界上最美的轮廓，推门进来，站在我面前，而我忽然张口结舌。她戴着宽檐帽，身着厚呢长裙、披肩、薄围巾，对初秋温度来说这一身厚得稍有点过。但她的身体曲线难以遮掩地跳出来，从威廉·莫里斯的蛇头贝母纹样上衣里跳出来，跳进空气里，跳进我眼眶里。

她对我说了句甜美的废话：“您好，我是来拍照的。”

我说：“感谢您选择我。”

这是我惯用的开场白，但从未说得那么真心实意。接着，我先抚了一把头顶不存在的乱发，又把沙发上的画册和杂志扫到一旁。她转头四下打量，同时缓缓解除各种织物的束缚，挂在门后衣架

上。助手推门送进来两杯咖啡，再次朝我挑了一下眉毛。

她有着光滑的淡褐色皮肤，肉桂色头发在脑后挽起一个拳头大的发髻，长裙随着颀长下肢的动作荡起波纹。她走到墙边，打量着墙上几十个木框里镶嵌的裸体照片。我问：“是不是您的朋友向您推荐了我？她在这面墙上吗？”

她背对着我摇头，说：“不，没人推荐，是我自己找来的。”顿一顿又说：“您的作品很美妙。”

我说：“谢谢夸奖。”当然，这是客套话，人们都会说客套话拖延些时间，对着待会儿就要看到自己裸体的陌生人，毕竟会不自在。

她回过头，像个女巫一样说：“这不是客套话，我相信您的顾客在这里得到了毕生最美、最自我的瞬间。”

我再次张口结舌。

她微微一笑。我的惊讶令她颇为得意，气氛开始松软下来。她的外套脱掉了，里面的毛衫是琥珀色，很配她瞳仁的颜色。

我说：“拍照之前，咱们先聊聊天好吗？这是我的工作习惯。”

她望着我点点头，把窄长的珍珠灰围巾一点点往下拉，每一寸布料都依次缓缓擦过脖颈和锁骨处的皮肤，犹如蛇从夏娃身上滑下来的样子。如果她现在递给我一个苹果，无论吃完会被赶出伊甸园还是倒地死去，我都会毫不犹豫地一口咬下。

最后，围巾盘踞在她手掌里，她在距离最近的单人沙发里坐下，双腿伸直，脚腕叠在一起。“好了，您请说吧。要问我的喜好吗，我最爱的颜色和音乐，读过最多遍的小说？”

聊天是为了速成一种亲密的类似友人的关系。我得让她们把我暂时当成“自己人”。语言像海水包围牡蛎，让她们的软体从躯壳里露出来。

人们在被拍摄那一刻，总会想要发生变化，从而变得不像自己。有些人想突显骄傲的部分：耳朵、手、特定角度的侧脸、细长的胫骨。更多人则想藏匿，藏起不整齐的牙齿、收紧时挤压变粗的手臂、用头发遮掩车祸后做过手术的下颌骨。

对着相机镜头，有人像坐在首次见面的网友面前，有人却像面对即将宣布面试结果的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

人们想要讨好镜头，讨好在镜头后面、日后将细细研究他们的无数眼睛，眼睛来自未来的金主、丈夫、公司领导、社交网站上的网友……他们掏心掏肺地笑着，这通常会让摄影师误以为被讨好的是自己——我知道有些同行就迷恋那种感觉。把眼睛放在镜头之后，你一定要爱上拍摄对象。镜头应是最怜惜她们的一双眼，这样才能发现最容易忽略的美感。观者看照片时会暂时钻进摄影师身体里，用摄影师的眼睛看，然后感同身受。人们看战地记者镜头里燃

烧的天空下号哭的孩子，会觉得惊惧。惊惧是另一种爱，没有爱，就没有惧。

我们聊了半个小时。平时我会先从畅销小说和流行歌手切入，谈到颁奖季最热的动画片、电影演员，再转到那位演员与面前人相似的地方，赞美她们的优点，最后委婉地探问她们对自己身体部位的观感。

但这位肉桂色头发的女巫，她跟世上任何一个女体都如此不同。毛衣柔顺地贴在她身体上，像另一层皮肤。锁骨之下，胸口隆起柔美的线条，仿佛那儿不断有透明的风滑行下去。我时不时走神，双手在裤子上松开又攥紧，总想去摸一支笔，把她头颅、颈肩和胸脯的线条描一遍。

她流畅地说：

白色。

罗伯特·海因莱因，《星船伞兵》。您更喜欢阿瑟·克拉克吗？

一切跟芝士有关的食物，比如芝士啤酒、芝士火锅、芝士烤肋眼牛排。酒？刚才不是说了吗？芝士酒。

勃拉姆斯，听得最多的是《四首最严肃的歌》。

希腊克里特岛，如果能选下葬的地方，我会选那儿。

非要选一处最喜欢的部位？胸脯。

不喜欢的部位？没有。

潜水、骑马、打篮球。我上大学时得过学院篮球赛的MVP（最有价值球员奖）。

“滴血的心”。是的，那是一种花的名字，罂粟科，有红色花，也有白色花，开花时一整串垂在枝上。哦不，我并不紧张。如果需要，我甚至可以在人来人往的广场上脱掉衣服。您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说话期间，她把咖啡一口一口喝完，把杯子搁回托盘里，杯底跟盘里的圆形凹槽对准。我说：“没有了。您对照片有没有什么具体想法或要求？”

她在沙发里动一动，伸伸腰，浑身线条跟着摇晃、扑闪。“我想不出要什么背景，其实我只需要一张全裸照片，摆什么姿势您来建议吧。”

我指着墙上一些照片请她选择，其中大部分是黑白片，以各种材质图案的布料做背景——巨幅世界地图、九大行星图，还有一些人站在各种鸟类标本（我的收藏）中央，一些女人坐在花丛里（几条街之外的公园有个培育鲜花的温室，管理员是我的老朋友，我可以带顾客到他的花丛里去拍照）。

她对每种选择都皱皱眉。我忽然想起地下室里有一件朋友做的装置艺术品，遂打内线电话给助手，让他把“玛拿西”推到工作间。

她问：“玛拿西是谁？”

我说：“玛拿西是一匹马的名字。”

她歪一下头，眼睛一闪。

当然不是活马，是死马——马的骨架。我有个雕塑家朋友非常喜欢马，有几年他热衷收集马匹的尸体。那些在马术竞技和赛马场上严重摔伤，只能安乐死的马，他会赶快把马尸弄回来，经过处理，剥离皮肉只剩骨头，然后用铁丝、螺栓、工业胶等东西把骨头再组装成马，让它们继续做出吃草、奔驰等姿态……

我一边讲一边带她上楼，最后推开工作间的门，里面正回荡着勃拉姆斯C大调第一号钢琴奏鸣曲。她向空中看一眼，就像能看见一条音符跳动的五线谱飘过去一样，转头朝我微笑致谢。

助手已经把玛拿西推到了灰色背景布前面，它扭转脖子回望，一只前蹄抬起，像是听到人的脚步声，立即要逃走。她绕着玛拿西慢慢走了一圈，叹一口气：“它真美，真怕一骑上去它就要驮着我跑掉。”

我说：“不用怕，地下室里还有它的马驹，它不会跑的。”

“真的?!”

“不，假的。玛拿西是匹赛马，两岁就做了阉割手术，无论生死它都不会有家室。”

我指一指角落里挂起的幕布：“女士，您可以到那里更衣。”

她进去之后，助手进来递给我一块红毡子，又离去。我踩着梯子上去把红毡盖在马背上。勃拉姆斯埋没了脱衣服可能会发出的嘶嘶声。我抚摸马儿的骷髅头，想象衣料掉落时，云层让位、现出太阳般的情景。

更衣室的门打开，她从幕布后面走出来。

她裸体的样子跟穿衣服时不太相同。衣服是人为增加的伪装，其实她并不太瘦，不是社交网络上人们追逐的纤细体形，但皮下脂肪刚好保持在恰当含量。清瘦的女人具有植物之美，而微胖的女人所有的则是建筑之美。她整个身体犹如一根大理石的希腊科林斯柱，柱头上肉桂色长发披散下来，像茛苳植物卷须。那一对乳房耸起如宫殿，如墙上探出的露台。既不过分鼓胀，也绝无一分枯槁，上面斜坡的一条线简洁险峻地绷直，下面是碗肚似的弧度，几乎没有乳晕，两颗覆盆子似的乳头，圆润得像随时要滚落下来。

我从未，从未，从未，从未，从未，从未，从未见过更美的乳房，和胴体。

她向我走来，双臂轻轻摇晃，脚掌触地无声，修长的肌肉在皮

肤下波动，耻骨和腹股沟的区域出现一些迷人的凹陷，又随着步伐消失。她对我无法自抑的凝视报以宽容一笑。假使奥赛美术馆里的雕塑会笑，大概就会是这样。我也微微一笑，达成了一种雕塑与观赏者的谅解。随后，我朝玛拿西摊平一只手掌，示意她可以上去了。

她登上短梯，一条腿跨过去，骑坐在红毡上，逐个欠起两边臀部，调整坐姿。我把相机留在三脚架上，也走过去踏上梯子，停在倒数第二阶上，用手撩起她的头发，再撒下去，让那些触须的细丝在肩头和后背上营造出图案。

我竭力保持让动作配得上她的柔和，她头发里尽是塞壬的旋涡，响着无声的致命歌。她没有洒香水，伴随手指搅动，丰饶的发丛深处散发出头皮油脂和洗发水混合的气味，啊，那也许是古柯碱或是鸦片的香气？她的鼻翼薄而敏感，两个微小的拱形洞口支撑在一左一右。我近距离看她的双眼，一些精致的褶皱把眼珠围绕在中心，她也冷静地、毫无意图地回看我，我仿佛面对一个无尽的宝藏，那双眼睛则是宝库大门上镶嵌的钻石。

我收回目光，爬下梯子，走到墙边，把某一个方向落地窗的窗帘拉开，让阳光进来，察看光照在她身上的浓淡，又再试着关上一两条帘子。阴影是撒进图形与线条之中的盐，太多就变得苦涩沉重，太少又寡白无力，我的任务是调整它们的比例。